

變性人姊姊和節慶甜點

◎張健芳

詩人泰戈爾說：「睡眠之於工作，正如眼瞼之於眼睛。」

我躺在前往加爾各答的夜行火車三等臥鋪上，輾轉難眠，四周鼾聲大作，電風扇嘎嘎作響，氣喘似的攪拌著體臭、咖哩和舊鞋味。

我睡在下鋪，把隨身物品打包當枕頭靠，昏暗月色，穿著沙麗的身影怯癱在我腳邊，酒味撲鼻，狀極疲憊，肩膀寬得不成比例。

我恍惚心想：「錢包相機全揣在懷裡了，給這太太挨在床邊休息沒關係。」當然若是男人，我就老實不客氣請他滾。

天光微亮，我頭髮亂糟糟坐起身，看到靠我床角的那位，嗯……不知怎麼稱呼，沙麗連身裙，廉價首飾，卻寬肩平胸有喉結。

我湊上前去，她（他？）頓時清醒，刷了睫毛膏、描了眼線的牛眼，對上我迷惑的目光，理理衣裙，匆匆溜走，留下一頭霧水。

座位等級之多，反映了階級之複雜，我從獨立冷氣包廂逛到電風扇硬座，像做文化觀察，在末節車廂遇到那位變裝皇后，正在吃雪花牛奶糖。

四目相接，我一笑：「蒂蒂（姊姊）。」她的妝像畫在臉上

的面具，彷彿能直接摘下，香水脂粉味薰得我暈車：「妹子，你從哪裡來？」

一開口就破了功，語調婉媚，聲音粗啞。我就是這樣遇到G。

我說：「臺灣。」G眼睛一亮，驚呼：「泰國？喔，真好，我好愛泰國。」戴滿戒指、塗著蔻丹的粗糙大手，遞了一塊糖，五彩手環碰出清脆細聲。

「當然，誰不愛泰國。」我席地而坐，滿嘴牛奶糖，甜得我面部肌肉扭曲，頭皮發麻，還來不及解釋臺灣非泰國，G就擠到我身旁。

甜度登峰造極，超過人類極限，我擔心血糖指數爆表，卻壞心眼想：「泰國人妖要討好觀光客，從小調教，比女人還女人，骨架纖細，扮相美多了。」

從車窗望去，四處都在慶祝女神節，風中傳來節慶音樂，搭起高臺，張燈結綵，祭祀屠魔降妖的杜迦女神。

祭壇吸引越多人參觀，社區越有面子。晚上闔家團聚，美食飲宴，人人一身新衣穿梭來去，有逛元宵花燈的氣氛。

我問G：「蒂蒂（姊姊），你家鄉也有臺子嗎？能去看嗎？」

G笑笑：「我住的地方，不歡迎外人進去。再來一塊，嗯？」

不論男女老少，印度人嗜吃甜食，熱愛一切濃郁甘甜、酥脆黏牙的口感，節慶尤其少不了甜食。

加爾各答人的「甜牙齒」，舉國皆知。甜點專賣店櫺窗像珠寶盒，塗牛油的餅，淋蜂蜜的糕，撒滿腰果杏仁的酥，泡玫瑰花露的糰子，種類繁複，永遠人潮洶湧。

甜食主要以牛奶、牛油、煉乳、乳酪、糖為原料，煎炸烘烤，加上香料堅果。聖牛產奶耕作而獲得信步漫遊的權利，只

要聽過「眾神攪拌乳海」的創世神話，就知道乳製品享有多麼崇高的神聖地位。

祭司使用牛油、牛奶祭祀，乳製甜點不但眾神鍾愛，凡夫俗子也喜歡甜蜜滋味。節慶時甜食店大排長龍，搭帳篷延長營業時間，印度人生肖一定屬螞蟻。

雪花牛奶糖是北印度傳統甜點，將牛乳用慢火收乾，拌入砂糖，摻進乾果，放涼塑型。講究的高級品，貼上閃亮純銀箔，快刀切成菱形，貴氣逼人，乳香撲鼻，是最佳伴手禮。主人待客，把甜點精心擺在盤子上，裝飾各色花瓣水果，像一幅圖畫。

聽G滿口甜點經，英文字彙豐富，文法精確，我心想：「她一定受過良好教育。」

為了報答盛情，我招來月臺上販賣奶茶的小販：「來兩杯！」隔著車窗立刻遞來熱飲，邊啜飲甜膩奶茶邊閒聊。

G出身鄉間高種性家庭，家中只有妹妹，身為承嗣香火的獨子，被送到加爾各答念寄宿中學，傾力栽培。

G屬於一個古老的社群，世人叫她們「海吉拉」，包括同性戀、陰陽人、闖人、雙性戀、變性人、變裝癖等性別錯位而難以歸類男女的少數族群。

寶萊塢的愛情電影僅供參考，婆羅門禁慾主義加上維多利亞時期遺留的罪惡感，形塑出對性極端保守的集體意識。

居主導地位的印度教，將婚姻塗上神聖油膏，成家生子不是個人選擇，而是無從遁逃的責任，宅男剩女是家門不幸，難以婚嫁的「第三性」，更被排除家庭外。

據說先天雌雄同體的陰陽人嬰兒一出世，就會交給海吉拉撫養。但比起萬般都是命、半點不由人的種性制度，幾千年來成為海吉拉與否，令人驚訝地，卻多半出於自由意志。

海吉拉來自各階級、教育、方言、族裔，是最落實「四海

一家」的後天社群，外界敵意把海吉拉凝聚起來，相依為命，同吃共住，外人難以窺探。

她們向前輩拜師，學習妝飾歌舞，頭上裝了「喜慶偵測雷達」，風聞哪裡有人請客，就大隊人馬花枝招展地殺去。

聽來像臺灣早年辦桌，丐幫不請自來，敲碗唱喏：「老爺太太行行好、保佑您十子十媳婦」的鄉野奇談。

給了，吉祥如意，面子好看；不給，海吉拉全褂子的本事，很擅長丟主人的臉。

她們是得罪不起的不速之客，明著是歌舞獻藝，暗地是勒索：「不給錢是吧？那我們就當著所有親友，把衣裙脫光。」

遠古生殖崇拜下，非男非女的海吉拉無法性交繁衍，畢生獨身，積蓄了神力，被視為「神的新娘」或「女神的信徒」，喜則祝願驅邪，怒則詛咒降蠱。

大喜之日誰想觸霉頭？有點年歲的長輩，迷信詛咒，害怕激怒海吉拉會帶來厄運，新郎陽痿或男嬰夭折，寧可信其有，樂意或無奈下，總會打賞。

基於大眾畏懼心態，有的銀行或稅務機關創意十足，僱用海吉拉當討債人。

討賞是海吉拉長年獨占的工作權，當信仰薄弱的年輕人只把海吉拉視為不入流的街頭紅頂藝人，失去傳統保護的蒂蒂們再也歌舞不起來。

神聖光環像雪花牛奶糖上的銀箔，只是一層薄弱矯飾，海吉拉處境堪憐，低下若賤民。

童年時懵懂發現與眾不同，慘綠少年時備受荷爾蒙和家庭壓力煎熬，慾望情感不見容於世，深夜掙扎哭泣，自殺自殘，徘徊在陰暗邊緣，隨波浮沉。

海吉拉大多在十五二十時「出櫃」，斷絕一切人際網絡，沒有教育、技能、工作，被社會共棄，日趨下流，淪為弱勢。為

了生存，下三濫手段全使出來，大眾側目厭惡，越被邊緣化。

惡性循環、無限迴圈了數千年，歧視未減，社會變遷下，生計卻日漸式微，只好乞討賣淫，無所不為。

恐懼淪落到這步田地而深藏櫃裡的「隱性海吉拉」，大有人在。他們照著常規，娶妻生子，大放煙霧，這些身不由己的人，就是海吉拉的性客戶群，過著不為人知的雙面人生，帶著祕密火葬。

恆河母親流水悠悠，在生死輪迴的盡頭，斷背山仍高聳入雲，不可訴說。

世所公認，高級時尚史宛若男同志史，他們敏感纖密，具藝術美感，腦中靈光乍現的點子，下一季就掛在滿眼迷醉的時髦男女衣櫥。

這些天生愛調脂弄粉、穿紅著綠的孤高靈魂，若降生在別的地方，說不定是另一個尚一保羅·高提耶或喬治·亞曼尼，叱吒風雲，獨領風騷。再不濟，起碼在愛馬士站櫃臺迷倒一干貴婦，或在《慾望城市》軋一角。

難以想像，林懷民在婚禮上跳粗鄙的舞蹈，蔡康永妙語如珠乞討零錢，張國榮藏身暗巷出賣色相，蔣勳寫的是淫辭豔曲，吳季剛的事業高峰只是縫製同志彩虹大遊行的服裝。

海吉拉中埋沒了多少藝術家呢？

既然專挑喜慶場合出沒，打賞禮物就是甜點，說她們是最能鑑賞各家甜點好壞的大行家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海吉拉囂張粗暴地分享千門萬戶不同人生階段的甜蜜，卻永無慶祝自己結婚、生育、畢業、開張大吉的一日。再多的糖和蜜，也無從調和心中那杯苦酒，她們選擇的是一個順從自身渴望而被剝奪一切人權的生命。

細細磨搗了摸索徬徨，切剝了和至親決裂時的顫抖，爆香了慾望，熬煮了情感，油炸了貧窮，慢煎了歧視，浸泡了旁

觀紅塵俗事的冷眼，沸騰了今朝有酒的醉態，裝盤的是歌舞爛漫，叫賣的是祝福或詛咒，吃下肚的是吉普賽人似的生命情調，掉下來的殘渣碎屑，隨風而逝，苦澀中帶著膩人甜味。

「綠葉戀愛時變成了花，花崇拜時變成了果實。」身為海吉拉，無法開花結果，踽踽獨行在暴力敵意的荊棘荒原，心胸坦蕩不做惡夢，煙視媚行，不受家庭社會束縛，全然自由。

「小妹子，從小我看女人完全沒有感覺。一遇到好男人，就臉紅害羞、心跳加速。」像賈寶玉愛吃胭脂，G關起門來偷穿沙麗，一看到項鍊戒指，無法克制，陰柔媚態，輕言軟語，挨了多少毒打和霸凌。

「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，不是明明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起，而是明明無法抵擋這一股氣息，卻還得故意裝作毫不在意。」讀寄宿中學時，情竇初開的G試探室友，觸犯天條，被校方開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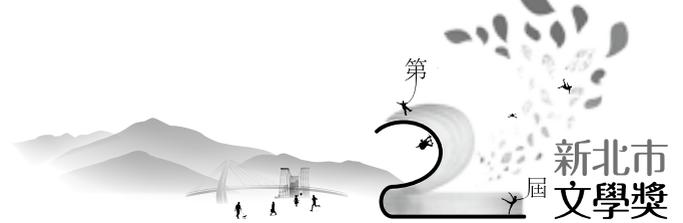
G不敢回鄉，流落街頭，被海吉拉嗅出同類氣息，納入羽翼，像金蘋果掉到銀網子裡。穿了窄小鐵鞋長途跋涉，磨出水泡膿血，如今終換上合腳的軟拖鞋。

「相信愛情，即使它給你帶來悲哀，也要相信愛情。」性別角色僵化的巨靈，將孽子放逐到世界盡頭。壓抑良久，終於找到知音人，真心不問性別，有靈有肉，相惜相憐，不就是愛情嗎？

G失蹤數年，以女裝回鄉，未進家門，母親昏死了過去，父親痛心流淚，牙縫逼出一句：「我寧願你死了，我沒有兒子。」G撩起裙子：「我不是你的兒子，我是你的女兒。」

那是G最後一次見到家人。我問：「你妹呢？」G：「她自殺了。」

民風保守的鄉下，家中出了海吉拉，染了瘟疫似的生人勿近，父親活活氣死，賠不起高額嫁妝，沒人娶妹妹做媳婦，年



歲老大，妹妹受盡鄙視，服毒身亡。

黯然無言之際，來車站接我的朋友A，遠遠看到G，揮舞著拳頭：「他找你麻煩嗎？」

我連忙說：「不不，我在車上認識的。」

沙塵和陽光下，G一身豔紅沙麗，殘妝斑駁，沒有鬍渣，妖氣衝天，她理解似的笑笑，掐著A的臉頰，調侃了一句我聽不懂的孟加拉粗語，潑辣暢快，飄然離去，A的臉唰一下就紅了。

看著G的背影，年過中年，賞金微薄，賣淫難敵年輕新肉，老之將至，只能沿門乞討。明明是最耽溺美麗的浪漫種子，順遂本性而活，卻深陷最醜惡的泥沼。

我坐在A老家客廳，被念個半死：「你知道海吉拉就是幫派、流浪漢、賣淫、乞丐、人妖嗎？很多是愛滋帶原者！」

A是移民英國的第四代印僑，祖上是第一批擁有現代高階專業的西化菁英，牆上掛著和英國殖民官員騎象入叢林獵老虎的黑白照片，家具裝潢令人回到加爾各答仍是首都的舊日時光。

我回嘴：「拜託，你恐同症喔？吃個甜食又不會傳染愛滋。」A難以置信，拉長顫音：「你和海吉拉一起吃東西？」

骨子裡的婆羅門優越感，幾千年累積下來，不是投投票、搭搭地鐵就能洗清。還好他夠意思沒把無知的外國人踢出古色古香的神聖宅邸。

海吉拉疏離孤絕，和常人保持距離，G破例搭理我，一來我是外國女生，二來除了按捺不住的好奇外，臉上沒有嫌惡表情。

也可能是吃甜食給人幸福感，興致來了閒嗑牙。女人嘛，到哪裡都一樣。

〈變性人姊姊和節慶甜點〉得獎感言

十分榮幸評審給我散文第一名，讓我飄飄然了大半天，等我的雙腳終於回到地面上後，當下決定一拿到獎金就再去買機票！我今年出版的《1個旅人，16張餐桌》（圓神出版）講的都是過去旅行時遇到的人事物，不再去充電不行了。

若是讀者看了我的故事，對一個說著陌生語言，吃著不同食物的陌生人，有了同理心、起了共鳴，而對地球另一端多了一絲理解的話，就是對我最大的鼓勵。

張健芳

臺中人，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，
患有重度背包客症候群，
嗜旅行，愛寫作，
穩定朝著作家之路邁進，
立志當個「職業說書人」，
現為自營業者，
著作有《1個旅人，16張餐桌》。

